夕阳下的重逢

■黄忠民

踩着四月的馨香，我们二十多位原支边大兴安岭的老知青相聚于嘉善大丽农庄，并留下了一张蕴含无限深情的照片。那是一张被岁月雕刻的脸庞的“集合”，每一道皱纹都藏着过往的故事，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光芒。

在我内心深处，我们这群老知青的再度聚首，宛如久旱逢甘霖，实属不易。自1970年初冬那个下午，我们从嘉善花园弄县政府大门口出发，带着对未知的憧憬与勇气，踏上了前往大兴安岭的征途。多数人一别家园便是八载春秋，更有诸多同仁自此成了异乡的游子，扎根于远方，勤勉至今。

忆往昔，当我们踏上大兴安岭那片广袤的土地，那份纯真的友谊便在皑皑白雪中悄然萌芽，坚韧而顽强。在那遥远的祖国边疆，我们与刺骨的严寒搏斗，与漫长的寂寞为伍，以沸腾的青春和无尽的汗水，浇灌出了一段段刻骨铭心的记忆。那时的我们，仿佛是被命运的笔触紧紧相连的一群英雄，共同穿越了岁月的风霜雨雪，对那段非凡的历程，怀揣着一份难以尽述的感悟与深沉的情感。那时的日子，恰似一杯醇厚的烈酒，初尝时辛辣刺鼻，细品之下，却回味无穷、甘甜绵长。

而且，我们这群人的生命轨迹并未就此止步。步入上世纪80年代，我们陆续返城，多数人踏上了归途，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——嘉善。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，我们秉承了过往的坚韧不拔与不屈不挠的精神，将满腔的热情与精力倾注于嘉善的建设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。我们之中，有人荣获国家级劳动模范的殊荣，有人肩负起县委领导的重任，还有人在科技领域及其他关键部门发光发热，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奉献。

当然也有一部分人，他们依然坚守在遥远的东北大地，或许是为了心中的梦想，或许是为了肩上的责任。为了这次相聚，大家跨越千山万水，从天南海北汇聚一堂，如同久别重逢的家人，心中充满了温暖与喜悦。相聚那一刻，农庄内欢声笑语不断，时光仿佛倒流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满怀激情与梦想的青年时代，那份纯真与热烈，依旧让人心潮澎湃。

当众人再度相见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，但多年的离别让彼此的面容略显得有些陌生。而就在自报“家门”，那一声声熟悉的名字响起的瞬间，亲切感如潮水般涌来，淹没了所有的距离与隔阂。大家紧紧拥抱在一起，那份激动与感动，如同冬日里的一把火，温暖而炽烈，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热泪盈眶。

随着心情逐渐平静，大家围坐一堂，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家常，大家纷纷询问起对方的近况，从工作到家庭，再到生活，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关心与牵挂。岁月在每个人的脸上都留下了痕迹，但那份对生活的热爱与对友情的珍视，却从未改变。

在交谈中，大家不禁感慨起一路走来的风雨兼程。有人叹息岁月如梭，青春不再；有人遗憾命运多舛，未能如愿以偿。然而，这些遗憾更像是生命乐章中的一抹暗色，虽然略带忧伤，却也为整个乐章增添了更多的层次与深度，让我们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，更加懂得感恩与珍惜。

我们中绝大多数人只有一个孩子，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，古稀之年已悄然而至，最小的也已72岁，其中有位81岁的大哥精神矍铄，仿佛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，却未曾带走他的风采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我们都很注重保养，但岁月不饶人，小病小痛如影随形，腿脚不再灵便，身体这个“机器”或多或少开始出现“故障”。

想当年，我们正值青春期，却因贫穷等原因，失去了读书的机会。虽然我们自身读书不多，但我们对知识的渴望从未停止。我们把这份渴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，用尽全力去教育、培养子女。在我们有了孩子后，我们把子女的教育看作最重要的事。正是我们有着远大的目标和眼光，才把子女都培养得非常出色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步入大学殿堂，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，有全国知名的作家，有优秀的科技工作者……孩子们继承了我们的希望，用汗水书写着祖国的辉煌。

我们中的不少人虽然仍在为下一代默默付出着，陪伴孙辈们成长，但那份乐在其中的心情却溢于言表。就像是一位老园丁，虽然已近暮年，但依然热爱着我们下一代这些幼苗。看着孙辈们茁壮成长，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喜悦和满足。

通过这次与“老岭友”的相聚，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享受当下夕阳时光的重要性。在有限的生命中，我们要更好地保重自己，不给子女添麻烦，有质量地度过晚年。就像一棵老树，虽然枝叶不再繁茂，但根依然深扎在土壤中，汲取着大地的滋养。我们要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充满阳光和温暖，让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。

随着岁月的悄然流逝，我们的年龄日益增长，每一次相聚都愈发显得珍贵。彼此间的距离也在不经意间拉远，但那份深厚的友谊却如同陈年的美酒，越久越香。因此，我们更应该倍加珍视每一次重逢的机会，相互关心、保重身体。虽然我们都已步入古稀之年，但我们得把握这“晚年时光”的温馨余韵，常相往来、共度余生。愿夕阳下的我们，依然闪耀着璀璨的光芒！

仁立

■吴学松

仁立河边，思绪万千
远处的夕阳残照
如一片烈焰燃烧
微风轻袭
掠过心头的焦虑
顿觉清凉
瞬间，仿佛回到童年
那清澈的小溪
碧绿的田野
如同一幅水墨
倒挂在我心中

南乡子·新农村

■钟迪良

绿影绕林梢，烟缕悠悠映碧霄。
房舍相依紧相拥，美美，
风抚繁花满目娇。
河面水轻敲，笑语欢歌漫古桥。
岁月自然情韵厚，陶陶，
醉卧田野闻笛箫。

尴尬的春

■阿 斌

今年的春真是倒霉透了！春本来计划得好好的，计划中有花红柳绿，有春和景明，其实春料到了会有风，应是吹面不寒的杨柳风；春也料到了会有太阳，肯定比冬天暖和，且不会像夏天那样灼热；春还料到即便有雨也是静悄悄的，春雨会趁着夜深人静偷偷地下湿一地，正所谓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。

但是今年的春就像一位天真而又不谙世事的年轻班主任，啥都准备好了，却没料到会有像夏那样不听话的孩子，不听话的夏完全不按套路，把课堂搅得一团乱。只有花和柳很听话地证明春的确来了，花开得很热闹，柳也绿得像模像样，像完全进入了春的样子。可是夏却完全不顾及春的颜面，用一场突如其来的灼热向春示威，不谙世事的春哪见到过这样的阵仗，一下子束手无策，任由毒辣的阳光摧残新叶和刚开没多久的花。

与其说是年轻班主任春上的第一堂课，倒不如说是被调皮孩子夏狠狠地上了一课。这样的情形的确有些窘，让春很尴尬。而夏却更任性地调皮起来，整个课堂像乱成了一锅粥。没有经验的班主任春只盼望着下课铃声早点响起，可是非但没有等来“救命”的下课铃声，却迎来了冬这个愣头青。

说冬是愣头青还真是恰当不过：因为明明已经不是冬的季节，冬却硬闯了进来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，蛮不讲理地占据了春的季节。对付冬这个不讲道理的家伙，春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这位淑女般的年轻班主任一点脾气都发不出来。

春真的像被夏和冬反复揉捏的软柿子，春是彻底懵了，开始没有自信了。要不是开得烂漫的春花和新绽的嫩叶，还真感觉不到春的存在。夏和冬却很粗暴，面对娇柔的春一点也不怜香惜玉。

懵圈的还有人们。衣服胡乱地穿，根本不去区分是春装还是夏装，甚至有时早上太阳出来前穿初冬的衣服也合适，这就是“乱穿衣”的时候，衣橱里也塞满了冬春夏的衣服。

懵圈的还有花和果子。怒放的春花有些进退两难，是继续绽放，还是凋谢？但是长回花苞是不可能的。果子也是，还没到挂果的时候，花却把接力棒早早地传到了果子手上，弄得长也不是，不长也不是。

懵圈的还有蜜蜂和蝴蝶。应该是四处采蜜传播花粉的时候，蜜蜂和蝴蝶飞出来也不是，不飞出来也不是，反正外面很少见到蜜蜂和蝴蝶。

尽管从节气来讲已然是春天，但是只会开花、只会柳绿的春却没什么春的气息，这样的春还算春吗？这样的春真是窝囊，今年的春真的尴尬极了。

杜鹃花开

■江 峥

漂洗寂静

■梅 萌

看着墙上挂着的钟
黄昏已在镜子里隐退
黑夜正一分一秒地走近
突然感觉岁月像水流过指缝
无处安放
而冰冷的时间
让我的手掌突然蜷缩成空

春天的蝴蝶在花瓣上产卵
像极了一段经文上遗漏的标点
明年窗外翩翩起舞的白蝶
是否就是又一次的轮回
寺院的钟声响起
我祈祷的十指
在烟雾里变得模糊

曾在山里看见过一处潭底
那是积蓄了千年降落的雨
当飞鸟冲进自己倒影的瞬间
山体突然变得透明
青苔在石壁上翻译水流的遗言
一轮永不升起的月亮
被潭水漂洗得异常寂静

桃花令

■郑凌红

异乡客，故乡情，景色绮丽，处处迷人。因为未知，所以新鲜。眼前一株桃花，恍惚打量着旧时光。喜欢这样的明艳，虽无漫山遍野，一株独秀已然入心。

万事，万物，入心最难。孤独，也是一种盛大。盛大如心上玫瑰，也许带着冒险的光。光在何处？沿屋后小径，绕过小渠，转角处，桃花盛开，如天神点燃的暖春圣火，兴奋、惊诧、激动一齐喷涌，照亮心房，升腾刹那挡不住的迷离！

桃树从肃杀万物的冬天走来，热情满满，给春天贴上娇媚的标签，让油菜花、梨花、樱花、紫荆花、玉兰花低下头来。长出嫩叶、孕育花蕾、长成花苞、含苞待放，一不注意，便觉有说开就开之意，猝不及防，却步步惊喜。

粉红，乃花之主色。纯红、纯白，如稀世珍宝，遗世独立。先不管颜色好，不由得想起《桃花源记》，如向往常德，一心想去桃花源。“一自陶公寻源后，千古高风说到今”，不少诗人文士动身找寻精神的桃花源，却持守着对黄金岁月的信仰，是铭刻在集体记忆中的梦中“故源”。也许，想要的不仅在于超然物外的求索，更在于抛下一颗凡心，以无用之用等待无形之形，收获无来由的欢喜。

“桃花春色暖先开，明媚谁人不看来”。我在乎的，不是这样的明媚，或许更在乎的是桃花代表了心中对“桃花源”的向往。

一阵微风，嫣然微笑，花朵似蝴蝶，翩翩起舞。千年前刘、关、张“桃园三结义”，背影依稀情义悠悠；唐伯虎吟诵《桃花庵歌》，把另一个江南揉进一个人的梦境；孔尚任打开《桃花扇》，李香君的定情信物有了着落；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，黛玉葬花，桃花瓣，宝玉随，和相爱之人一起做无用之事，不着痕迹地渲染了世间爱情，不慌张，不恋旧，不回头。

喜欢桃花的坚定，无论在哪里，并不会刻意地取悦周遭的风景。好比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安静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缩小成一个人的心跳，像星空保持着永恒，如日之升，似月之恒。

在春日的暖意里，桃花毫不吝惜地释放出积蓄的能量与滋味，让我们也曾瑟缩的精神为之一振。如果说，春天是个形容词，我看呀，桃花就是一口汤包，乍泄出一个春天。

嘉善县传媒中心地址：嘉善县罗星街道人民大道555号 邮政编码：314100 公告办理：84481924 报刊部：84481984 新闻热线：18805830707（虚拟号770707） 发行咨询电话：84052268 嘉报设计印刷公司：82531555